

傑出作家生涯歷程之探究

陳昭儀*

摘要

這是一齣述說傑出作家「生涯歷程」的文學之戲，劇中三位傑出作家（葉石濤、鍾肇政、黃春明）是主角，而我則是舞台旁用鏡頭說戲的傳達者，畫面呈現的方式是經由深度訪談及蒐集相關文件資料的方式進行複式個案研究，據以瞭解傑出作家的文學生涯歷程。

綜合觀看心得與結果，茲提出以下結論：這三位傑出作家雖有著殊異的成長背景與專業生涯歷程的轉折，然而卻在生命的情節中勾勒出普同的關鍵要素，因此成就了他們絢爛的「文學舞台」，如：家庭氣氛自由、生長環境提供豐富創作源、學校環境培養閱讀的興趣、文學生涯裡重要他人的引領、社會文化及時代背景的遇合。期待透過一幕幕生命故事的演出，將研究發現與文獻反思的歸結，整理出本土化的學習典範，讓更多有心人投入，繼而開啓陶冶人心與具創造性的文學大門，以豐厚人類的智慧。

關鍵詞：作家、生涯歷程、家庭環境、學校環境、社會文化

*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教授

傑出作家生涯歷程之探究

陳昭儀

楔子

走進落花水面皆文章的文學舞台，創意宛如怒放在溪谷的繁花，瓣瓣隨著粉墨登場的作家而飄落，沈潛的心在美景的撼動下悠悠轉醒…在這部文學戲劇的節奏裡，幕起，是故事敘說前的旁白；粉墨登場，則是作家生命故事的內蘊；最後勾勒出作家角色裡的普同性，他們一幕幕上演著其所努力詮釋的角色，懷著長江後浪推前浪般的心情，要觀眾細細體會故事裡所呈現的內涵，繼而不斷地傳承下去。

緒論：幕起…

發光的文學創作總會吸引有興趣的人前去觀看，而這些作品正是傑出作家充沛創造力的展現；Clark (1988) 即認為「創造力」是資優的最高表現。他們在文學舞台上運籌帷幄地安排劇中人物適時地演出，也指揮若定地在自己的人生舞台裡粉墨登場，以一個知識份子的角度來詮釋他所領略的家鄉之美與苦樂摻半的人生。而我，此刻僅是一個舞台旁的鏡頭掌握者，期待呈現這三位作家（葉石濤、鍾肇政、黃春明）不容錯過的精彩角度。

旁白：動機

傑出作家的作品在一幕幕搬上螢幕後，諸如電影中《兒子的大玩偶》之於黃春明，《魯冰花》之於鍾肇政等，鏡頭裡頭許許多賺人熱淚的節情，究竟和作家的生命樣貌有幾分神似？這是我想探究的一個起點，而其生涯歷程又是如何在文學的領域裡嶄露頭角，繼而引領著他們一步一步走上文學之途，這當中的重要因

素，更是我想擷取出來與眾分享的。

Sosniak(1997)曾以 Bloom Study(1985)的 125 位在六個領域中表現傑出者為例，說明特殊才能的發展是得自於許多人及社區的支援，若少了這些人際（家庭、教師、同儕及其他人士）以及社區、社團等的支援，則無法達到傑出的成就。主要由教師及家長組成的成人支持團體，對於孩子失敗與成功時都要提供相當的支持度，對於失敗要視為是一種挑戰。而較大的社群或社區團體則可提供各種年齡的角色楷模以及多元的探索機會。因此，在探究傑出作家生涯歷程的當中，如果能捕捉到他們創作源頭裡的生命內涵、參與創作演出的關鍵人物與文學舞台的每一個悲苦與喜悅畫面，那無非對教育工作者及有興趣於此領域的人們有莫大的助益。

節目表：方法

在創造力的研究中，「複式個案研究」是近年來的研究趨勢，如 Arnheim，Barron， Bloom，Csikszentmihalyi，Gardner 及 Gruber 等人對於高創意者的工作及生活之探究（Policastro & Gardner，1999），他們對於高創意者及有傑出成就者的生涯研究，多半是採取個別訪談及相關資料（如自傳、生活史、研究著作）的分析方式。如 Barron(1969)對於高創意作家的研究包含了四個主要的訪談內涵：1. 生活史；2. 專業工作一個人所選擇的方向與其一生的關係；3. 生活哲學；4. 個人的經驗，最主要的是探討「工作的生命」。

因此，本研究即是經由深度訪談及蒐集相關文件資料的方式進行複式個案研究，據以瞭解傑出作家的文學生涯歷程。期待透過一幕幕生命故事的演出，將研究發現與文獻反思的歸結，整理出本土化的學習典範，讓更多有心人投入，繼而開啓陶冶人心與具創造性的文學大門，以豐厚人類的智慧。

文獻：從幕後的角度萌思

掌鏡者若要透過鏡頭讓觀眾對戲劇主題的內涵有透徹的了解，必須從歷史脈絡、當代社會背景與周遭環境相互影響的氛圍及幕後各個角度來全面性的觀看，才能有所領略與體會，繼而傳達出完整的意念與具結構性的畫面。就像很多心理

學家對於高創意者的研究對象是針對作家的，且以脈絡取向的複式個案研究法較能深入地瞭解研究對象之特質、成長歷程、進行創作之歷程及其所處之環境與文化之影響等(Mayer, 1999)。

作家的生涯歷程是個人和社會文化相互影響的結果，最後交融出絢爛的創作生命，而其生命各個階段裡的影響因素包括：家庭環境、學校環境、特定領域的重要他人、社會文化及時代背景等，茲分述如下：

一、家庭環境

家庭是個人成長過程中最初始接觸的環境，如同在無垠的空間軸線中最先找到定位的座標軸，因此一個人的生涯發展和家庭這個初始點有著密切的關聯。傑出人物的家庭環境從貧困、小康至富裕皆有，所以此因素似乎不是一重要的影響因素；真正重要的關鍵因素乃是自由民主的教養方式及鼓勵與支持的態度（陳昭儀，2003）。同時他們在童年時期即展露對於該領域之濃厚興趣，而父母或家中長輩能營造充實多樣的生活環境才得以造就出不斷試探的動力，甚而發展成為一生的職志（林幸台，1999）。

根據 Weisburg 及 Springner 於 1961 年對於具有創造力兒童的父母之測驗與面談的結果，顯示這些父母都具有以下的特徵，無一例外：(1) 父母富於表達性且無駕馭性，親子之間都不隱瞞情緒；(2) 接受子女的退轉現象，讓他們舒服地表現稚氣，父母本身偶爾也會表現一些返老還童的幼稚行為；(3) 父母雙方都具有獨立性，且父母對於孩子是以啓發性的引導而非管制，不禁止孩子發展自己的世界觀，更不堅持孩子與他們具有同樣的價值觀；(4) 具有創意的孩子常得到同性父母的支持（引自郭有邁，1983）。

Csikszentmihalyi (1996) 所進行之研究發現到早年的成長背景與經驗對創造力的發展影響深遠，如正面的家庭經驗、激勵的情感環境、豐富的文化遺產、眾多機會的呈現、高度的期許等，均能刺激創造力的發展。很多研究指出，如果父母能在孩子的成長期間，提供給他們有趣的、高度支持的、愛的、正向積極、自由、開放、舒適的家庭環境，則對於發展孩子的創造潛能是很有幫助的(Schwartz, 1975)。

二、學校環境

學校環境是提供作家閱讀與寫作的基礎訓練場所，而創意作品的產出正需有

知識基礎做為後盾，「那就是為什麼每一位研究對象，不論是藝術家或科學家，都一再強調基本知識的重要性，對學科符號的訊息和基本程序要完全熟悉」（Csikszentmihalyi, 1996）。但是，學校教育也可能是一個抑制創造力的因素，過度制式化的空間及強調背誦而無啟發式的教學，的確是阻礙創造力發展的一個重大因素。「學位及教育程度不見得與文學創造力有關」，此與丁興祥（1989）研究我國歷代作家的分析結果相同。他認為教育程度與創造發明可能是成倒U字型曲線關係的。也就是說，創造需要基本的知識作為基礎，但是超過過某種程度以後，過多的知識也可能使人陷於狹隘，因而限制了創造力的發展。

因此，學校環境中具鼓勵與引導的教學方式是培育創造力人才的重要關鍵，若能讓學生在此一時期探索出其願意全心投入的興趣，那麼他們就越早累積專業領域的基礎，繼而有傑出的表現。Bloom(1985)曾對 125 位在六個領域 (游泳選手、網球選手、鋼琴演奏家、雕刻家、數學家及神經生理學者) 中表現傑出，且年齡在 35 歲以下者進行深度訪談的研究。結果發現這些特殊才能者的共同特質是：他們都經過了一段長期努力的過程，且獲得良好的鼓勵、養育、教育及訓練。這些有傑出表現者，在發展其特殊才能的初期，是將其當成消遣，為試探性的階段。經過一段時期之後再進行循序漸進的學習活動，並經由重要他人—教師或教練的引導，提昇其水準。最後歷經長期的訓練或研究，有相當成就之後，便在該領域裡潛心發展。

三、特定領域的重要他人

關於重要他人的引導，Simonton 發現角色楷模可用性對於傑出人才的發展有正向作用，「角色楷模可用性」係指一位創造者在其發展時期，社會上有多少該領域的傑出人才可供其模仿或學習（引自丁興祥，2000）。很多人由一位良師引導，進入奇趣的領域，往往有那麼一位良師能分辨出孩子的好奇心與能力，開始培養孩子在該學科領域用心，某些創造性人物有一長列這樣的老師（Csikszentmihalyi, 1996）。

另外，創造成果是否具創造性，亦有待專業領域的守門人來加以認定及評估，因此，此一角色也常常是引領作家進入文學殿堂的重要引領之人。Policastro 與 Gardner (1999) 指出創造力與學門及領域有很大的相關，因其牽涉到不同的技能，相異的知識背景，以及特殊的專業訓練等。可見得此特殊性乃是因為「專業領域」之不同所致。事實上，Csikszentmihalyi (1996) 認為創造力必定是在某個特定的

專業領域中所產生的，創意的產生需要以特定領域的專業知識為基礎。Csikszentmihalyi 的系統模式中所提出的第二項要素「學門」(field)，此包含了所有扮演守門的角色者；而創造性人物可定義為在思想與行動上改變了領域，或建立新領域的人，而領域的改變得有相應學門的公認或是默認。

四、社會文化及時代背景

胡適之先生曾言：「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林嘉婷、蔡素芳，1980），作家所書寫的思想即是一種文化符碼。文化係指一種分享認知、行為、習俗、價值、規則以及象徵的系統，與人們所處之社會與物理環境產生交互作用（Lubart，1999）。

丁興祥（2001）認為傑出人物並非隨機的樣本，他們是一群獨特的人，傑出人物的名聲是社會現象或風氣的一種反映。不同社會的傑出人物之分析，可以反映出該時代或該社會的價值所在。

Simonton 將一個能促進創造力的有利因素稱之為「邊緣」(marginality)，此字的其中一個意思意味著生活在兩種文化之中，有相當多具有創造力的人們是第一代或第二代的移民，他們得以橫跨兩種文化，因此能以新的方法來看待很多事物。

作家在想法上的差異對於本身的書寫風格與產出的作品的內在動機亦有環環相扣的關聯性。Lubart（1999）指出東西方對於創造力的定義是有些差異的，他認為西方對於創造力的定義較著重在產出新奇及有價值的作品；而東方對於創造力的定義則為個人的滿足感，對於真相之追本溯源，自我成長以及深層的內在自我覺知等概念，此與人本心理學所認為之創造力乃是自我實現的一部份之觀點頗類似。

方法：節目表

戲劇整體呈現的流暢度依賴著節目表的安排一幕一幕的演出著，如同研究過程中嚴謹不可遺漏的步驟，須鉅細靡遺的列出演出名稱（研究主題）、演出者（研究參與者）與節目順序（研究程序）。

一、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乃是以三位傑出作家黃春明、鍾肇政以及葉石濤為主體（詳表一）進行複式個案研究，他們皆曾獲得「國家文藝獎」。「國家文藝獎」之設置的目的乃為獎勵具有卓越性與累積性成就，且近年持續創作之傑出藝文工作者。所謂「累積性成就」，是指文藝工作者長期投注文化藝術工作，累積了相當的作品，並且持續在該領域內創作獲得成就，對社會具有傳承及影響的作用，因此與得獎者的年齡、學歷、背景沒有必然的關係，而是以其創意和藝術上的成就為主要考量（黃秋芳，2000）。我們所定義的「創意人」係指其工作是足以顯著地影響到該領域未來的走向者（Policastro & Gardner,1999），而這三位作家皆曾獲得文藝獎，代表其在該領域的成就與影響。

表一 作家簡歷

作家	葉石濤	鍾肇政	黃春明
出生年份	1925 年	1925 年	1935 年
出生地	生於臺南市	生於桃園龍潭鄉	生於宜蘭羅東
得獎屆次	第五屆	第三屆	第二屆
文藝獎得獎理由: 特色與貢獻 (摘錄自財團法人國家文化基金會網站)	葉石濤為橫跨日據時期與戰後世代的重要作家，在小說創作、文學評論、文學史建構與文學翻譯方面均卓有成就。揹負自喻的天譴命運，克服語言障礙與政治困境，畢生從事文學的追求。維持創作生命逾六十年，迄今仍孜孜於文藝美學的營造，無論在族群、性別、階級議題上，均能兼顧，允為文學典範。	鍾肇政長期從事文學創作，完成多部長篇小說，而且創作範圍寬廣，包括長篇小說、短篇小說傳記等，為數甚多。其文學創作展現百年來的社會現實以及心靈的成長過程，描寫對象不限漢族，並涉及原住民的生活，是戰後第一代作家中順利跨越語文障礙、文字表達及小說藝術均有傑出表現的典範。	黃春明的小說從鄉土經驗出發，深入生活現場，關懷卑微人物，對人性尊嚴及倫理親情都有深刻描寫。其作品反映台灣從農業社會發展到工業社會的變遷軌跡，語言活潑，人物生動，故事引人入勝，風格獨特，深具創意。

二、研究取向

本研究採用複式個案研究的形式進行，以深度訪談、文件及背景資料之分析探討等為蒐集資料的方法。每一個訪談與分析的結果即是研究主體的一個獨特的生命故事，我試圖從他們的生命故事中抽取出各種可能影響其創作歷程之題材，進而以主、客觀的角度來分析。以客觀的角度而言，個體生長的歷程、所處的時代背景及生命中重大事件的發展之資料就是既定不變的客觀事實；而以主觀的角度來看，透過自己對研究主體所知所感的角度來詮釋其生涯歷程，即是一個觀察者心有所感的主觀意識。

三、研究程序

本研究是應用複式個案研究的形式(multiple case study format)進行之，以深度訪談、撰寫訪談記錄、文件及背景資料之分析探討等方式蒐集資料。

在進行研究之始，先查詢國家文藝獎得獎資料後，再邀請三位研究主體參與本研究，經由電話、傳真及 e-mail 等方式與研究參與者聯繫。這三位研究參與者中的鍾肇政與葉石濤皆很熱情地接受訪談邀約；而黃春明由於行程忙碌緊湊無法接受訪談，所以我在 94 年 5 月 29 日於慈濟大學舉辦之「啓發創意妙點子～創造力教育研討會中」特地邀約其前來主講「我的創作經驗」，由演講與對談當中的資料進行分析以補未進行訪談之憾。

本研究在訪談的部分是以半結構方式進行訪談，訪談大綱為請教研究參與者生涯歷程之相關議題：

1. 您是如何投入或開始對寫作產生興趣的？怎麼會想寫作的？
2. 在寫作之前，您自己感覺曾經受過怎樣的啓蒙或訓練而對你的寫作產生影響的？
3. 童年的生括及學校生活中與父母、老師、兄弟姊妹、同儕的互動對您的創作有影響嗎？
4. 在您創作的歲月裡有沒有特別的關鍵期、轉捩點，或是重要階段？
5. 時代背景的生活經驗與你的小說創作有關聯嗎？
6. 創作生涯裡最難的或都最重要的挑戰是什麼？最自豪的作品與事件？
7. 您遇過對您工作的思考及態度有影響或激勵的重要人士嗎？
8. 您的配偶及子女對您的目標及生涯有怎樣的影響？或者哪些特別方面的協助？

9.什麼力量讓您這樣堅持繼續不斷地創作？

在與作家聯絡及訪談期間並敦請研究參與者提供相關之文件，如展演資料、著作、得獎記錄、自傳、傳記、札記、文獻、報章媒體之相關報導及照片等，以進行文件分析。訪談完畢後將錄音帶轉譯為逐字稿與整理稿。

四、資料整理與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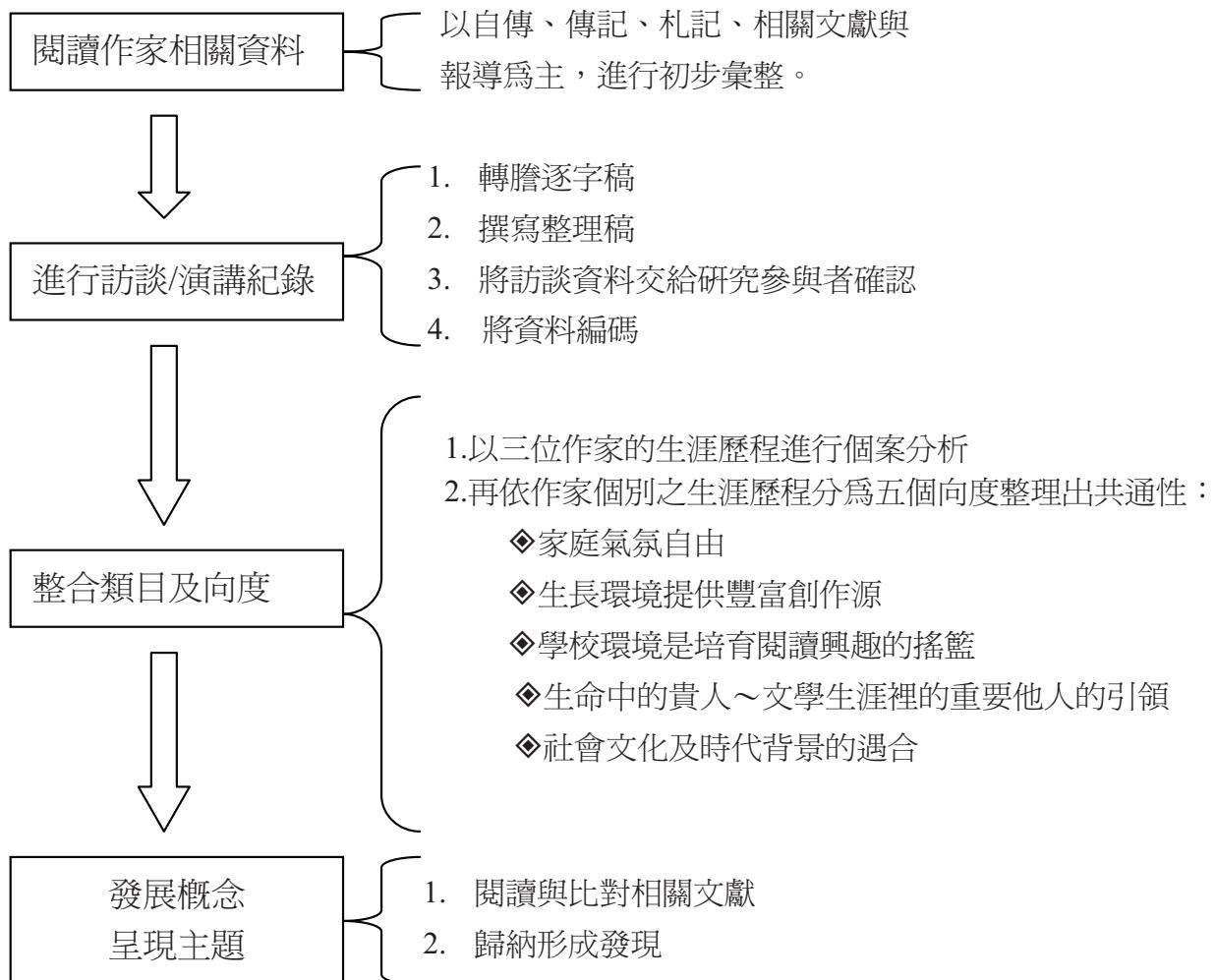
本研究以相關文件分析與深度訪談為主，其中相關文件資料以自傳、傳記、札記、相關文獻與報導為主體（詳參考文獻）；而訪談資料則於訪談後整理成逐字稿，並予以編碼，如鍾肇政為民國九十四年三月六日訪談，則編碼為：訪談—940306（如表二）。

表二 資料之蒐集內容

資料蒐集	作家 黃春明	鍾肇政	葉石濤
訪談/演講 日期	94/05/29	94/03/06	93/01/20
訪談/演講地點	慈濟大學	桃園龍潭鍾府	高雄左營葉府
方式	演講	訪談	訪談
編碼方式	演講-940529	訪談-940306	訪談-930120
相關文件（本/篇）	5	4	4

資料的處理是先以每一位研究參與者的創作歷程進行個案分析；接續整理出生涯歷程之共通性。整個分析資料的程序為：閱讀資料—初步彙整—編碼—整合類目及向度—尋找主題—閱讀文獻—歸納形成研究發現。

整個研究過程主要是採用「分析歸納法」(analytic induction)，運用分析先前資料所得的結果，尋求暫時的分類項目，再以此分類作為下一步分析及搜集資料方向的指引。然後將所得到的結果持續的比較概念類別及特性，逐漸呈現主題，最後發展出概念。同時在進行研究時，儘可能搜集第一手資料（觀察、訪談及文件等），避免過多推論性的資料。將訪談資料交給研究參與者確認、檢核，以確定資料轉錄與分析結果的真確性。資料分析的過程以圖一之架構圖說明之。



粉墨登場：作家的生命故事

人生如戲，戲如人生。作家的生命故事如同自己筆下的小說情結，時而幽默風趣，時而寫實動人，甚或時而綺麗浪漫。然而不管風格如何的轉變，好的作品始終有獨具慧眼的人欣賞；而具有特殊才情的人亦不會在人生的舞臺上被埋沒，一如黑夜裡的星子，即使在無垠的蒼穹，依舊會有它自身的光亮。

一、葉石濤—府城的文學點燈人

「上帝生下我在這個世界上，一定有祂的用意，儘管芸芸眾生中，我祇是一隻小螞蟻，但是小螞蟻也必須勞動，以實踐上帝的意志，既然我的勞動是寫作，我必須一直寫下去，直到瞑目為止」（葉石濤，1991）。

（一）童年時期家庭環境優渥

葉石濤自小在優渥的環境中長大，父母親對他的期望是「**只要不學壞做什麼都好**」。也因為這樣的管教方式讓葉石濤從小就可以自由無負擔地探索多元的興趣。他說：

「因為我家本來是大地主，我從小就過著紅樓夢式的生活，所以我從小就有豪門人家的子弟的一種非常貴族的思想，我享受美，享受生活的樂趣，我什麼都懂，音樂也懂，繪畫也懂，鋼琴也彈得一流，我是自己學的，因為有興趣所以才學，我用鋼琴彈貝多芬的月光奏鳴曲，還有很多的奏鳴曲都會彈。」（葉石濤，訪談-930120）

在他的童年記憶裡，他是一個受盡奶奶寵愛及在優渥環境中長大的孩子，而他之所以能夠讀著他喜愛的書，毋需為三餐所苦，都源自於出生在一個大地主之家的福氣。因此，他有著貴族般的思考也都拜於紅樓夢般的生活所賜。

（二）文學生涯的歷程

葉石濤從小就愛看書，特別是中學的時候，他可以不理會學校的正經功課，整天只讀著他喜愛的閒書。他說：「**最主要的原因是學校圖書館裡豐富的藏書，從天文、哲學、考古、動植物學到天文一應俱全。**」（彭瑞金，1999，p.69）

於是，他就這樣每天沈浸於其中，這段中學生活描述，對了解葉石濤的文學至關重要。彭瑞金說：「**這證明他不是以身體經驗建立他的文學觀，而是以心理體驗建立他最早的文學認知**」（彭瑞金，1999，p.70）。

戰後五〇年代的土地改革，使得鍾肇政紅樓夢般的生活宣告結束，也因失去了地主身份而被迫由浪漫走入為生活奔忙的現實。這樣極大的落差卻也給了他很多心靈的啓示，於是葉石濤開始創作，而創作的基礎源自於他內心已累積了豐厚

的文字而躍躍欲試，他說：

「讀太多小說的結果顯而易見，我覺得技癢了，於是開始模仿我心愛的作家寫起小說來。我並不喜歡日本近代文學主流的寫實主義和自然主義。我較喜歡故事性強、富於幻想、個性和氣質發揮淋漓盡致的浪漫主義文學。」（葉石濤，1992，p. 17）

他就在臺灣光復後的白色恐怖時代，開始了他溫熱自由主義的文學思考與創作。卻不知命運的壞牌已向他招手，他因涉及白色恐怖而被捕，然而樂觀的天性，及想為臺灣文學開啓新頁的想法，卻也因這段人生的際遇而開始有了建構的工程。彭瑞金（1999）認為：

「在這之前，葉石濤的文學，只是單純的小說創作者，而在這之後，他又因涉及白色恐怖被捕，有很長的文學空白歲月，相信指引他在渾沌中不致迷失，和支持他在空白時不致渙散的，應是同一股力量，這股力量也使得他復出文壇時，沒有絲毫脫節的表現，好在他一直都在台灣文學發展的軸線上，沒有作品發表，不是缺席，只是隱在幕後……，他其實是從自己的台灣文學理論體系建構中，逆溯了台灣的傳統和起源，與眾不同的是，葉石濤站上這個思考點之後，用他頑強的文學熱忱和毅力，一輩子都在追求台灣文學的建構工程。」

（三）生命中的貴人

葉石濤的生命歷程因為其隨和的個性，結交了不少的好朋友及提攜的長輩，他說：

「我在西川先生家學到了一個作家的基本條件；那便是作家要認真生活，刻苦過日，孜孜不倦的寫到死。簡言之，作家必須是一位人道主義者，奉獻和獻身是作家唯一的報酬。」（葉石濤，1992）

從此，他便為臺灣文學奉獻了一生的歲月。另外，和龍瑛宗先生的交往也為

他帶來不少豐富的助益，他的懷疑精神和銳利的知性一直為他所欽佩，也深深的影響著葉石濤的思考。他說：

「台灣的客家作家甚多，從龍瑛宗到吳濁流、鍾肇政、李喬、鐘鐵民到彭瑞金都是客家作家。我和客家作家特別有緣，跟這些客家作家都有來往，文學創作上多多少少受到影響和教益。」
(葉石濤，1992)

(四) 時代背景

葉石濤把自己的人生際遇看做是「最光明的時代，也是最黑暗的時代」，從大地主到一無所有；從戰後光復到白色恐怖裡的牢獄生活，內心雖充滿惆悵，卻也有逆境上游的心境轉折。葉石濤說：

「那時候沒有什麼牽掛，因為我那時沒有結婚，沒有老婆、小孩，父母老了，還可以生活下去，所以沒有牽掛，坐牢就一心一意的坐牢，體驗牢裡的生活，政治犯怎麼過活，有一種得到機會的感覺…做一個作家千載難逢的機會。」(葉石濤，訪談-930120)

所謂的「機會」，是那絕境逢生的學習契機，他是一個懂得在最惡劣的環境下開啓生命的另一種視野的人，他說：

「在牢裡認識了很多三教九流的人，特別是與外省人的接觸，我的破國語是在牢裡學的，我以前不太會講。」(葉石濤，訪談-930120)

做為一個日本殖民後第一代摸黑前進的台籍作家，他們無疑就像後進學習者的點燈人，揹負了開啓臺灣文學之門的重責大任，然而這種沈重的壓力，不但沒有使他們放棄前進，反而更努力的點著了眼前的一片光亮，他們始終相信，只要大家把手中的燈傳承下去，臺灣文學的天空就會是星海浩瀚。

一、鍾肇政—龍潭裡的文學巨石

「對於文學創作，我差不多一輩子都是靠著這種固執，不管是寫文章也好，或是編雜誌、編叢書也好，我都是固執的去做」
(鍾肇政，訪談-940306)。

(一) 家庭環境的支持

鍾肇政從小接受制式的日本教育，關於他童年成長的記憶，黃秋芳在《鍾肇政的台灣塑像》(2000, p.7) 提到：

「鍾肇政小時候的家境還算不錯，這對愛讀書的父母，對待孩子總是多了幾分溫厚。一連生了五個女兒以後，『想要生男孩』的急切心理，投射在特意為老五選定的名字上，『連弟』，這個熱烈而又意思清楚的名字，終於盼來了第六個生下的兒子。好像，鍾肇政一生下來被女性團團圍住。家裡面除了剛出生的小嬰兒，其他都是女性，萬千寵愛集一身，特別是那些姊姊，能護的、能讓的，都在這小孩還沒長大以前，柔軟地包覆著他」。

臺灣社會傳統父愛的表現方式總是無言多於讚美的，他們永遠站在孩子的背後默默的支持他，卻也不會開口表達心中的無限的疼愛，鍾肇政的父親即是一個傳統父親的例子。那種愛在心裡口難開的疼惜與滿意，對敏感的鍾肇政而言是有所體會的，談到父親的教育方式以及對他從事寫作的看法，他嘴角微揚地說：

「我父親教了四十多年的書，他退休的時候是個老校長。他對我的教養方式是完全的放任，他不管我的成績好壞，我要寫東西，他也從來也沒提過任何意見…我們父子間幾乎沒有話講，但是後來我的書印出來，他就用心的密密麻麻的圈圈圈，一路圈到底。我知道他看的很用心，而且可能對於兒子把父親寫進書裡的事感到很滿意。」(鍾肇政，訪談-940306)

(二) 文學生涯的歷程

學校的教育環境是鍾肇政接觸名家作品的開始，從讀閒書到名家名著，此源自於中學老師的啓蒙，他說：

「中學一年級就有一位歷史老師向我們介紹日本有名的作家的作品，我個人覺得受到相當大的啟發。就這樣，中學五年間，我都是在書裡渡過的。」（鍾肇政，2000，p. 41）

閱覽群書幾乎是作家們開始創作之前所必須養成的基本功，從閱讀到寫作，這樣的歷程往往是慢慢累積與醞釀的。鍾肇政說：

「我整個生涯會走上寫作的路途源自於從小就喜歡看書。你大概很難找到像我看了這麼多書的，我從小就看小說、一些閒書的，什麼書我都看，我大概算是說除了功課以外懂得相當多的人，不會比人家少，那對於創作是非常有幫助的，所以我常常筆拿起來就變成源頭活水一樣源源而來。」（鍾肇政，訪談-940306）

臺灣光復後，鍾肇政開始擔任小學教師的工作，常常利用寒暑假憑藉著自修的國文廢寢忘食的寫作，幾乎把整個殖民時期黯淡的青少年歲月都寫了進去。之後發表了第一篇自覺比較滿意、形式上也較完整的短篇小說《柑子》後，鍾肇政陸續寫了許多充滿實驗精神的短篇；而後，利用寒假前後一個月時間，從現實取材，以當時教育弊端為主題，嘗試一部小型長篇小說投寄到聯副，林海音接到後立刻寫了來信：「預定中的連載未到，剛好接到此稿，連夜拜讀，覺得不錯，便讓它上了。」那時候，沒有人看見，命運正坐在他的前方對他微笑。稿子寄出後第五天，鍾肇政正式問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魯冰花》，開始在聯副連載（黃秋芳，2000，p.101，102）。

看見自己所寫的文章在報紙上連載，對鍾肇政而言無疑是一項鼓勵，報社編者為他更正的錯字及語詞，他便從中看得仔細也習得了用字遣詞的方法。他說：

「我第一篇文章得到發表的機會，使我體認到二十歲之後才從

頭學習一種新語言的人，也不一定就不能使用那剛剛學會的語文做為表達的工具。這個發現對我是很大的衝擊，我就想：也許我可以開始寫作吧！童年時那種『作家是可望不可及』的想法就逐漸改變了。」（鍾肇政，2000，p. 292）

而後，因為《魯冰花》連載的鼓勵促使他持續不斷的創作下去，彭瑞金在《鍾肇政集》裡引述了他曾經做的自我分析，他說：「『儘管起初還只是個模糊概念，當我從事學習寫作屆滿十年的時候，這模糊的概念方才漸趨具體…』證明了這個自我摸索的『拓荒者』以整整十年的寫作經驗，了悟自己做為作家的責任」（鍾肇政，1991）。

（三）生命中的貴人

聯合副刊主編林海音女士是終結鍾肇政的退稿歲月而開啓他明亮未來的人。關於這段回憶，他說：

「民國四十年開始寫《婚後》，然後一路走來都是退稿退稿，但退稿的比例愈來愈少，到《魯冰花》出來，就一夜成名了，而曾經被退的有些改一改又再投。人家不但不會退了反而寫信來感謝，多半用一些本刊光榮這一類的話，以後寫作的生涯就算是很順利了。」（鍾肇政，訪談-940306）

若說林海音女士是這位一度成為「退稿專家」的知音，那麼由鍾肇政創辦的《文友通訊》裡的文友就是他創作生涯裡彼此切磋，互勉互勵的良師益友，其中包含了鍾理和、陳火泉、文心等都是這一路走來，相互扶持的貴人。黃秋芳說：「後來《文友通訊》雖然結束，各自的私人情誼才剛開始，和鍾理和的通信，常常寫到從來不表露的內心深處」（黃秋芳，2000，p.98）。

（四）時代背景

日本殖民的經歷，讓鍾肇政所有想表達的情緒和想說的話，都寄寓閱讀和文字的創作，成了他情緒的出口。然而歷經時代的轉變，不得不讓他轉換不同的文

字寫作，再次重新學習起那屬於自己國家的語言。他說：

「戰後初期，我還不是什麼作家，不但不是，而且講日本話、看慣日本書的，戰後忽然在語言方面被逼得必須做一百八十度的改變，對我個人來講，是生命歷程上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重大的改變，因為這不是我個人的問題，是整個國家、整個社會的改變，個人在這當中自然是無能為力，只好適應著時代的變化。所以戰後很快地跟很多青年，不只是青年而已，其他各年齡階層的也差不多，都很用心地學習那時叫做祖國的語言。」（鍾肇政，2000，p. 51）

在日據時代下受教育，鍾肇政歷經了「皇民化運動」與「大東亞戰爭」苦澀的歲月與動盪不安的時代背景，自然對人的心理產生莫大的影響，尤其面對文字轉換的變化，似乎讓他有了所謂的主體存在的思考點，也因此萌生了愛土地與護國家的巨大意念，於是他在一言一句地為臺灣寫下身為開拓者的真情紀錄。

三、黃春明—九彎十八拐的文學頑童

「文學，教我開啟心靈，聽感動的心跳；親情，喚我回頭上岸，讓我軟化、冷靜、轉換方向，把『不合理』的激情，昇華成藉由小說關懷弱勢的溫情——它們救回了現在的『黃春明』」（王任君，2004b）。

（一）家庭環境

黃春明八歲即失去了母親，「黃家三女兩男五個孩子，各差一歲，黃春明是老大，小名就叫阿大，從小父親要做生意養家，不太管他，於是，照顧小孩的責任全都落在祖母身上」（劉春城，1987）。父親這種放任且無言的教養，倒也讓黃春明自由自在的活出自己的人生。談起自小在祖母身邊長大的記憶，他說：

「祖母很有繪畫天份，她作畫的空間不是畫布，而是看野台戲用的矮凳背面，甚至綁神轎的紅綵等等，這些她都能畫上生活

景況的色彩，同時她更是位不管粗重活兒或細膩女紅都拿手的全方位女性，這也無形中造成我跨足文學、戲劇、繪畫多角發展的特質。此外，由於祖母常在街坊間走動，她的語言內涵豐富，跟在她身邊成長讓我有寬闊的視野，或許這也是我日後為何能走上小說創作路途的原因之一，撰寫論文許多時候可能只需靠大量地閱讀書籍；但寫作小說大不相同，它絕對需要豐富的生活經驗，豐富的文字語言。」（王任君，2004a）

溫厚疼愛他的祖父，是黃春明成長歷程中另一個改變他的人。從小即愛講理、愛打架的黃春明，逃學、轉學的事蹟說也說不完，換了三個師範學校後，好不容易才在屏東師院畢了業。談到這一段引起演講現場哄堂大笑的「流學生」的往事，他心存感念地說：

「我個人這一生，如果沒有遇到幾位好老師的話，恐怕我這一生也毀了，當然也遇到好校長，碰到一位好的阿公、還有好的家人才把我喚了回來！」（黃春明，演講-940529）

而這段終於成功畢業的故事，源自於慈愛的祖父憂心這位孫兒再度逃學的牽掛。那年，祖父送他搭火車至屏師，在月台上跟著駛離的火車快步行走，進而小跑步起來的大聲囑咐他「到了站才能下車哦！」，回憶起那一幕，他說：

「這段不輸給朱自清《背影》的故事永遠刻印在我心上，縱使日後的求學路仍不盡如意，但我不敢再走岔。」（王任君，2004b）

（二）文學生涯的歷程

從小不愛唸書的黃春明，讀初中時因為一篇作文—《我的母親》，獲得了王賢春老師的鼓勵，王老師不但讚賞他有寫作的天份，也引導他走進文學的殿堂並送了他至今還留在身邊的兩本書：《沈從文小說選》及《契訶夫小說》。他說：

「在王賢春老師的引領下，文學的魔力滲入我年少輕狂，不時又極度自憐的愁苦歲月。文學使我變得容易感動，常因一則好

文章、一件好藝術作品而哭得不能自己，老師總是安慰我說：『哭，是因為你情感豐富啊！』但日積月累之下，我漸漸發現自己不再常因感動於佳作落淚了，有幾分不安和恐懼，連忙又問老師這是怎麼一回事，老師笑著說：『不哭，是因為你長大了啦！』就這樣，我在文學中得到了成長的喜悅，更親身驗證了『感動』的妙不可言；那是一種打開心靈的活動，一種善的律動，是我過去逞兇鬥狠所感受不到的。」（王任君，2004b）

考上重視國語文的師範學院，是黃春明向寫作之路跨出的第一步。

「黃春明認真想到自己的創作前途，大概在北師的時候，北師藝術科全省聞名，日據時代即造就不少藝術人才，校園瀰漫著一股年輕的創作氣息，黃春明想在寫詩和繪畫上求發展」（劉春城，1987，p. 145）。

而作家從事創作前幾乎是靠著閱讀和生活經歷來豐厚他們的創作源，然而如何從自己心裡的體悟來說出自己想說的話，卻是要經過一番琢磨的。「要寫作必得看書，黃春明看了一本《北窗下》，是十分著名流行的散文集，黃春明就在作文裡按自己意思依樣畫葫蘆，用許多美麗的形容詞，心下頗為得意，沒想到簿子發下來，被老師批為「虛假」，黃春明想想有理，一氣『就把北窗丟到北窗下』從此學會了不濫用形容詞」（劉春城，1987）。

從小極具叛逆性格的黃春明，回憶起當年為何放棄了詩和畫，轉而專心寫小說向聯副投稿？他回想《城仔落車》的寫作時說：

「剛剛開始寫稿，完全是好玩，整天看別人的小說，又喜歡批評，很多同學就說：『哎唉！你這酸葡萄，自己不會寫！如果你會寫的話，寫出來看看！』這真是激將法，同學有意無意的一句話，就一直梗在我心裡。…我就這樣寫小說…這篇小說登出來，同學一看『喲，真的不錯。』從此我就漸漸走上小說的路。」（劉春城，1987）

(三) 生命中的貴人

林海音女士在黃春明師範畢業，游移詩、畫、小說，不知擇何而事的關鍵時刻，刊登了黃春明投給聯副的第一篇小說。後來黃春明很慶幸地說：

「一個刊物的編者，無形掌握了初學的人的寫作生命，我就是那麼幸運地碰到林海音女士，要是碰到另一個編輯，我那些寫小說的時間也不知道花在什麼玩意兒上哪！」（劉春城，1987，p. 165）

這理想一直持續到現在不曾間斷，近年來，黃春明亦投身於兒童劇團創作之編寫與導演的工作，為我們的下一代開啓了另一種教育的形式。回憶起以前的日子，他的妻子林美音說：「我們家的理想，是以黃春明個人的理想為理想，為了寫小說，他不斷換工作，小說寫得太晚，第二天來不及上班，只好辭職，最苦的時候，我們賣過便當，那時我們只要小孩有牛奶喝就夠了」（季季，2005）。直到現在「黃大魚劇團」成立了，結合了他的教育理念，孜孜不倦的在兒童文學路途上征戰著，也接續了這位師範生另一種教育學生的方式，而這一路走始終不變的是對文學的專注。他說：

「我對兒童的成長存在一份焦慮，毅然決定投身於兒童文學的寫作……，而兒童劇演的就是童話，童話就像一顆種子，填在孩子的心田，長大了，也許在某一個時刻，它就發芽了、開花、結果，讓孩子從中得到滋養，變成他的力量。」（王任君，2004）

(四) 時代背景

黃春明生長於臺灣經濟起飛的年代，看著傳統農業社會漸漸步入都市化，也看著經濟發展為人們帶來的心靈危機，他漸漸的懷念起舊時的美好。「黃春明自始就敏銳地注視著這一切，放棄再唱膾炙人口的田園詩，民國五十八年〈鑼〉發表後，他接著寫下譴責式的城市小說等一連串的作品，刻畫出社會崇美媚日的浮世繪。黃春明用他有力的寫實之筆，表達出一個文學者反映現實針砭社會的良知，他的小說一直跟隨臺灣近三、四十年社會發展脈動亦步亦趨，構成一部由鄉村到

都市，農業社會到工商社會，貧窮到漸漸脫離貧窮，一齣古老民族步入近代多姿多采發人深省的社會寫實連續劇」（劉春城，1987，p.6）。

勾勒出的共通性

這三位傑出作家雖有著殊異的成長背景與文學生涯歷程的轉折，然而卻在生命的情節中勾勒出普同的關鍵要素，因此成就了他們絢爛人生的「文學舞台」，如同小說家筆下必定有的文章結構—「起承轉合」。這紮實的結構，成了小說情結得以一格一格爬下去的重要依據與脈絡。

一、家庭氣氛自由

家庭環境是影響一個人生涯發展的重要關鍵，如前述之：傑出人物的家庭環境貧困、小康至富裕皆有，所以此因素似乎不是一重要的影響因素；真正重要的關鍵因素乃是自由民主的教養方式及鼓勵與支持的態度（陳昭儀，2003）。此語道出了家庭氣氛是創造力能否得以發展的重要因素。葉石濤回憶起成長過程及父母的教育方式，他說：

「我家裡人從來沒有反對過，不是贊成，他們不了解作家是怎麼一回事，我的父母他們是清朝時候的人，他們連中華民國出現了、清朝滅亡了都還不知道。我的父母是有錢人，他們說我拿錢不是抽鴉片、嫖賭就可以啦，通通買書就高興的要命，我不做壞事，看書是好事啊！那個時候，薪水有二十塊錢就不錯了，可以養一家人，我每個月花了好幾十塊錢去買書，我的爸爸媽媽，他們的臉都不會臭一下，因為那個環境下，日據時代才可以一直買、看，人家沒有我這個福氣，所以你看看很多日本文學我都看完了！」（葉石濤，訪談-930120）。

而除了葉石濤外，如前所敘述之鍾肇政的父母與黃春明的祖父及祖母甚至是妻子都是溫厚包容他們的人，也為這一條文學之路提供了無限延長的重要動力。

二、生長環境提供豐富創作源

從這三位作家的作品中可觀察出成長環境影響了他們思維方式，也造就了他們對環境產生敏銳的觀察能力，這些環環相扣的因素，滋養了他們日後創作的豐富題材。同是鄉鎮出身的小說家陳映真說：「春明有個非常豐富寶貴的童年記憶可以利用，且那是非常寶貴的創作泉源。」（劉春城，1987，p. 91）。劉春城（1987）也說：「黃春明真心喜愛自然，喜愛大地，喜愛人們，而又富於直覺的觀察和充沛的創作力，這些因素使他成為一個『黃春明式』的鄉土作者，像他這種從人群中走出來的作家，並非一個人孤零零走向創作的山峯，而是連根帶葉隨身攜帶著許多土地和人民的故事。」

而鍾肇政的小說作品中多半以生活經驗及生長環境作為藍圖，這些必定是他實際聽聞或實地看過的景色，加上一點自己的想像，最後利用筆觸的技巧說出他所想表達的話與潛在的意涵。他提到作品《中元的構圖》說道：

「我有一個意圖，中元是我們台灣重要的節日祭典，是際拜孤魂的，在台灣是一個普遍的祭典。牽涉到祭典，有一些傳統性的祭儀，比方中元要放水燈，要普渡等等有幾個不可缺的，有泥土味的。我用一種比較尖銳的、前衛的技巧來處理這樣的土俗的題材，會成為什麼個樣子？這是我在這篇小說裡面想要嘗試的技巧。」（鍾肇政，2000，p. 51）

三、學校環境是培育閱讀興趣的搖籃

這三位作家，從小即對學校的正課沒有興趣，然而學校環境卻是培育他們閱讀興趣的搖籃，而他們也都是標準的「書迷」！他們三位談起「閱讀」，都有一籮筐的話語……

葉石濤如是說：「我對正經的功課沒有一點興趣，特別是數學，是我最大的敵人，常考鴨蛋不足為奇，是司空見慣的事。還好，日本的高中制度，只要全科平均達到六十分就不留級，所以我就可以逍遙自在的整天價啃我的閒書」（葉石濤，訪談-930120）。

鍾肇政提到：「我在中學階段照樣是個書迷，中學畢業照樣考不取上級學校，就是因為我是書迷，看的都是閒書，小學階段看少年小說、童話，中學時涉獵的

範圍漸漸擴大，開始看翻譯作品，我記得比較有文學性的是賽珍珠的《大地》」（鍾肇政，2000，p.41）。

黃春明則說：「我反叛性很強，學校的一些規定很不符合小孩子成長的天性，我對這方面就很敏感，在某方面說起來比較難馴服…我很喜歡看書，什麼書都看，政治、歷史、生物等等無所不包，也不特別去記，能悟就悟，不會特別去做筆記，所以我講話跳躍得很快，常能引一些例子來作補充說明，現在才發現很受用。」（徐秀慧，1998）。

這三位作家雖然對所謂的「正課」興趣不大，然而學校圖書館豐富的藏書卻是能滿足他們博覽群書的大胃口之寶藏。「閱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紮根工作，他們由大量閱讀中汲取文字及思想萃練後的精華，在熟悉這些基本的符碼之後即能揮灑創意作品；就如 Csikszentmihalyi (1996) 所述：「每一位研究對象，不論是藝術家或科學家，都一再強調基本知識的重要性，對學科符號的訊息和基本程序要完全熟悉」。

四、生命中的貴人～文學生涯裡重要他人的引領

劉春城在《黃春明前傳》(1987, p.156) 中提到，「黃春明一共投《聯合報》副刊八篇小說和一篇短文，通通被聯副主編林海音登出來，之後寫得勤快又熱衷。從《清道夫的孩子》、《小巴哈》到《城仔落車》，黃春明繞了一圈，經過五年才回到小說創作，他向寫作踏出了第二步」。而鍾肇政則言：「民國四十年開始寫《婚後》，然後一路來都是退稿退稿，自從《魯冰花》被林海音女士採用後，這時候我的名字每天見報，而且讀者的信，就如所謂的雪片般飛來…一種誇張的說法是，有一種成名的感覺。」（鍾肇政，訪談-940306）

這三位作家在文學生涯歷程中，皆有重要他人的引導及益友的陪伴。聯合副刊主編林海音女士更是鍾肇政與黃春明在文學生涯中得以發光發熱的重要他人，如同 Csikszentmihalyi (1996) 所提出的「守門人」概念，創造力和學門有很大的相關，而創造成果是否具創造性，亦有待專業領域的守門人來加以認定及評估；因此，「主編」此一角色也常是引領作家進入文學殿堂的重要引導者。

另外，由於創作是孤獨的，作家在文學生涯上似乎更感到知音難求，因此對同是作家身份的同伴也都展現惺惺相惜的情誼，其中「南鍾北葉」的鍾肇政與葉石濤更自詡他們是兄弟般的情誼，在文學生涯上相互激盪與砥礪。自覺與葉石濤

有相濡以沫之情的鍾肇政在《葉石濤集》(1991) 中提到：

「我對他一直有著濃重的依賴感。我總覺得，在我們這一群無助無告的夥伴當中，有葉石濤其人在，便等於有了一根擎天巨柱，起碼可以撐起一份小小的、可憐兮兮的局面。憑他那一枝評論、創作的筆，我願意深信有那麼一天，我們可以爭得一塊文學天空。」

五、社會文化及時代背景的遇合

五〇年代前後出現的台灣作家，大都有生活在被日本統治的殖民經驗中。在三位作家中，有兩位即是這樣的生長背景，戰後才開始用中文寫作；此就如同 Simonton 將一個能促進創造力的有利因素稱之為「邊緣」(marginality)，此字的其中一個意思意味著生活在兩種文化之中，因此能以新的方法來看待很多事物。黃秋芳在《鍾肇政的台灣塑像》(2000, p.76) 中提到：「鍾肇政二十九歲時總算有了初步的中文能力…從ㄉㄉㄇㄉ那樣遙遠艱難的開頭算來，一直到能夠流利地以中文書寫，一共經歷了七、八年的歲月。」

另外，值得一提的共同點是，在此一時代背景下，他們三人皆曾任教於小學，有著為人師表的教育使命感，在文章裡揭露著臺灣社會因為文化變遷而需要端正的風氣。回顧他們的創作生涯，他們的共同點都是不會因為寫作的艱難，而停止不寫，反而衍生出一種作家的「責任感」，渴望為自己經歷過的時代，留下一個見證。觀察這三位作家雖然有的走過不同時代，寫作的風格也迥異，但都生活在臺灣這塊土地上，有著作家的創作熱誠，並共同扛起臺灣文學的旗幟，為臺灣文學而努力。

Amabile 在”Beyond Talent”一文中以美國著名小說家 John Irving 為例，說明卓越的創造不是來自天生的才能，而是後天持續不斷的努力，而驅動個體不斷努力的就是「熱情」：

「我問 Irving，為何即使已經成為一位非常有名的小說家了，仍可以維持每天寫作十小時，他說：『我想最重要的原因是對寫作的熱愛，為什麼我對寫作可以

這麼投入？其實是因為，寫作對我而言並不是工作，而是享受！」（Amabile, 2001）

幕落…未完待續

傑出作家在文學舞臺上扛起使命感的旗幟，這個瀟灑俊逸的畫面總能在幕落時贏得滿堂彩。然而，對作家而言，他們要的也許不是此起彼落的掌聲，而是散場後發酵在觀眾心中的感動是否恆長，繼而發揮文學潛移默化的影響性。

Sternberg 及 Williams (1996) 曾言，把創意人的生平、創意及時代背景統整起來介紹給學生，瞭解創意成果的誘惑與喜悅，經常接觸多元、有變化的範例對概念知識的獲得有極高的正面效果。傑出人士之所以突出，乃因他們結合了個人特質的優勢、創作時的專注以及生涯歷程裡各項有利因子的揉合，才能發展出恆長不變的終身職志與興趣。因此，歸納了以下四點做為探究與學習的目標：

一、重要他人的啓發與引領

傑出作家在求學的過程及專業生涯歷程中皆有良師的啓發與生命中貴人的引領，同時其又能把握關鍵的契機進而在該領域中發展出一生的職志。這可提供給教育工作者及父母在教育孩子時應有的信念，因為我們的一舉一動皆可能在細微之處影響孩子的一生，因此，應以一個重要守門人的角色期許自己，包容各種創意在生活中發生的無限可能性。

二、全心投入的興趣與精神

這三位作家在文學生涯歷程中都已創作了超過三、四十年，甚至六十年的歲月，這途中歷經過退稿及生活的轉折，若非一股全心投入的熱誠是無法堅持至今的，這樣的恆長的專注精神的確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反觀現今凡事追求速成的社會及想要一夕成名的現代人，在追求亮麗的外在時，應該了解培養專注的興趣及充實的內涵才是一切的基礎。

三、自我實現的追求與滿足

作家們在他們的人生舞臺中，常以一種追求自我實現的姿態出現。他們在創

作的過程中，除了創作的開頭是良師給予引導的鼓勵外，對於外界給予其作品的評論是不太在意的，作家們在意的是自己與自己對話後那種忠實的呈現與紀錄。這種忠於自己的執拗源於獨特性格裡，欲創造出自己生命價值的信念以及一股對家鄉熱愛的使命感，這是支持他們不斷創作下去的力量。

四、回饋社會的價值與信念

這三位作家常常被問及為何創作？他們常常不約而同的回答：「**為臺灣！**」。或許在其生涯歷中皆因有良師的引領而心有感恩、懂得回饋；也或許曾經同為小學教師的他們，內心深處早已埋下「**教育臺灣下一代**」的希望種子，進而在成為作家後綻放出教師使命感的花朵，為臺灣成就了眾多美好的作品。

致謝

本文為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之部份研究成果（計畫編號：NSC-92-2413-H-320-003），承蒙參與本研究之作家的鼎力相助，以及研究助理黃欣怡小姐之協助，特此一併致謝。

參考文獻

- 丁興祥（1989）。桎梏一睡著，創造滿地跑。**張老師月刊**，6，19-21頁。
- 丁興祥（2000）。**體制與社會文化之相關因素**。 載於創意團隊工作坊會議手冊。
- 丁興祥（2001）。**當代傑出藝術人才創造發展的社會環境：一種傳記資料分析**。國科會研究計畫成果報告(NSC90-2413-H-030-024)。
- 王任君（2004a）。腳下的地理 有情的人生—黃春明先生訪談錄（上）。**國文天地**，19（8），65-71。
- 王任君（2004b）。腳下的地理 有情的人生—黃春明先生訪談錄（下）。**國文天地**，19（9），107-111。
- 季季（2005）。黃春明九彎十八拐。**中國時報**，2005年3月16日，E7版。
- 林幸台（1999）。**傑出科學家創造力特性及開發之研究—歷史角度之探討**。國科會研究計畫成果報告(NSC87-2511-S-003-063)。

- 林嘉婷、蔡素芳（1980）。創造面面觀。載於中華民國特殊教育（主編），**資優學生創造力與特殊才能**（318-327頁）。台北：心理。
- 郭有遜（1983）。**創造心理學**。台北：正中。
- 彭瑞金（1999）。**葉石濤評傳**。台北：春暉。
- 黃秋芳（2000）。**鍾肇政的台灣塑像**。台北：時報。
- 陳昭儀（2003）。創意人物研究之回顧與探析。**資優教育季刊**，87，27-40。
- 葉石濤（1991）。**葉石濤集**。台北：前衛。
- 葉石濤（1992）。**一個台灣老朽作家的五〇年代**。台北：前衛。
- 劉春城（1987）。**黃春明前傳**。台北：圓神。
- 鍾肇政（1991）。**鍾肇政集**。台北：前衛。
- 鍾肇政（2000）。**台灣文學十講**。台北：前衛。
- Barron, F. (1969). *Creative person and creative proces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 Bloom, B. S. (1985). *Developing talent in young people*. New Haven, CT:College and University Press.
- Clark, B. (1988). *Growing up gifted*. Columbus, OH: Merrill.
- Csikszentmihalyi, M. (1996). *Creativity: Flow and the psychology of discovery and invention*.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 Lubart, T. I. (1999). Creativity across cultures. In R. J. Sternberg (Ed.), *Handbook of creativ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yer, R. E. (1999). Fifty years of creativity research. In R. J. Sternberg (Ed.), *Handbook of creativity*(pp.449-46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olicastro, E., & Gardner, H. (1999). From case studies to robust generalizations : An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creativity. In R. J. Sternberg (Ed.), *Handbook of creativ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oe, A. (1952). A psychologist examines sixty-four eminent scientists. In P. E. Vernon (Ed.) (1970). *Creativity* (pp. 43-52). Middlesex, England: Penguin
- Schwartz, P. (1975). *The antecedents of creativity in young children and their relation to parental authoritarianism and other variables*.
- Simonton, D. K. (1997). When giftedness becomes genius: How does talent achieve eminence. In N. Colangelo & Davis (Eds.), *Handbook of gifted education*. London: Allyn & Bacon.
- Sosniak, L. A.(1997). The tortoise, the har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alent. In N. Colangelo & G.

- A. Davis (Eds.), *Handbook of gifted education*. London: Allyn & Bacon.
- Sternberg, R. J. & Williams, W. M. (1996)著，郭俊賢等譯（2003）How to develop student creativity. 如何培養學生的創造力。台北：心理。

Professional careers of distinguished writers in Taiwan

Chao-Yi Chen *

Abstract

Participants consisted of three distinguished writers. Case studies were employed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and data collection in an aim at acknowledging process of careers by these writers. In view of the results, conclusions were achieved as follows: their career attributed a great deal to family background. They all appreciated some life beneficial others for their in-time guidance. These people included “door keepers” of the field. As for time background, they referred mainly to persistence in adversity, setting transference, and blooming of development in Taiwan.

Key Words: writers, career, family background

* Professor,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